細膩浪漫的排灣族勇者

文／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　　照片提供／林宜妙、鄭雅雯

傳統的排灣族是一個階級制度的社會，有嚴謹的貴族頭目制度及社會分工，由其工藝精湛的物質文化即可見細緻的對應規範；令人驚訝的是，在較大的聚落分工裡，甚至設置有「專門說故事」的職人，負責敘說族群的傳說、遷移、歌謠等等史事……。

筆者最早熟悉的幾個排灣族朋友都是「超級」開心果，甚且在原住民電視台開台後也確實被網羅擔任過「諧星主持人」；因為他們而有機會時常穿梭在部落，透過他們的帶領、翻譯，聽到許多的傳說故事、文化圖騰的典故種種……，見識到排灣族令人容易「陶醉而擱淺」的說故事功力。相較其他族群，排灣族或因分布地理資源及氣候因素，農作發達，或因遷徙後地緣的易達性較高關係，很早就與「外人」交易互動，生活整體表現似乎較為富庶；同時也可能因為傳統社會頭目階級、社會分工細膩的制度傳續，即使同樣受到外部社會變遷的衝擊，但其整體文化的展現及主體性似乎相對其他原住民族群而言，格外彰顯而且十分「自然」。

熱血犀利的盲劍客——馬列亞弗斯．莫那能

漢名曾舜旺，1956年生，台東縣達仁鄉安朔部落排灣族人。1978年開始罹患弱視，後致全盲，失明之後仍堅持文字創作，以強烈清晰的族群圖騰象徵，將其對原住民族的愛戀與關懷淬鍊出《美麗的稻穗》的動容詩篇，成為台灣原住民第一本漢語詩作（1989，晨星）。

《百步蛇死了》

百步蛇死了
裝在透明的大藥瓶裡
瓶邊立著「壯陽補腎」的字牌
逗引著在煙花巷口徘徊的男人
神話中的百步蛇死了
牠的蛋曾是排灣族人信奉的祖先
如今裝在透明的大藥瓶裡
成為鼓動城市慾望的工具
當男人喝下藥酒
挺著虛壯的雄威深入巷內
站在綠燈戶門口迎接他的
竟是百步蛇的後裔
…… 一個排灣族的少女

詩人的作品，格外有苦難後的清明澄澈，以詩歌參與社會改造運動，批判著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的剝削與歧視，相信悍然觸動著許多讀者的心扉。日常幽默地經營他的按摩專業，至今許多關乎原住民族權益的事件或活動，仍可見他的堅定參與及獷然發聲！人間出版社透過採訪，業於今年整理、出版其生命史《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

浪漫巧手的傳承者——撒古流．巴瓦瓦隆

漢名許坤信，1960年生於屏東縣三地門鄉的達瓦蘭部落，堪稱是台灣原住民當

代藝術文化的開拓者及傳承實踐者。他的作品形式多元，不斷鑽研繪畫、雕塑、陶壺、石板屋建築及公共藝術裝置等皆可為其媒材，承載著他幽默與詼諧的風格語法，傳遞在排灣文化主體思維下的變遷與省思。不論在哪裡遇見他，相逢間隨手拈來都是傳說、故事，透過他紮實研究後的詮釋，每一個圖騰、每一個儀禮、每一個俯仰坐臥間都有祖先精緻、古典的智慧累積。他曾一邊翻閱著素描本一邊對我說：「我多年來收集各種在排灣部族間使用的蝴蝶圖騰，每一個都有不同象徵、傳說與意涵，這可能是我們的文學所使用的符號，不是用文字；這樣的形式，你們的台灣文學博物館可以接受嗎？」他的話語不禁令人要重新思索著「文學」的「本質」是什麼？

在其如同繪本的創作作品，《部落有教室：達瓦蘭文化扎根運動特刊》、《會說故事的手》、「撒卜威〈火〉的傳說」月曆手札、「山林物語」月曆手札，不只有傳神、細膩的繪畫，更撰有畫龍點睛的文字註解，不啻為一種濃縮在圖像空間的詩意，十分獨特而精緻動人。更令人驚豔的《祖靈的居所》出版一刷後早已一書難求了，該作品是以排灣族的聖物——「陶壺」為主軸，撰述各種與陶壺相關的傳說故事，文中刻意地併用許多「經典」母語詞彙，並詳盡地註解單字的意涵，還搭配有他手繪的插圖，精彩甚於民族誌書寫，更具備「百科全書」式的豐富知性！

總是自信卻謙沖的他，內心對於社群與文化傳承的熾熱；不論在哪個族群山林流浪，他都讓部落文化如同蝴蝶一樣，無私慷慨地分享美麗的智慧姿影；在其近30多年辛勤不輟的自我冶煉，已然成為排灣族的reretan（陶壺），其書寫作品自是原住民文學內涵及形式開拓史上，乃至自我認同的主體性詮釋上，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礦藏！

堅毅追尋的實踐者——利格拉樂．阿鴻

漢名高振蕙，1969年生於屏東，母親是排灣族，父親是外省人。從小在屏東眷村長大的她，即至結識前夫作家瓦歷斯．諾幹，開啟她自我文化認同的追尋與書寫，共同創辦《獵人文化》，是原運時期重要的刊物；著有《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1996，晨星）、《紅嘴巴的VuVu》（1997，晨星）、《穆莉淡——部落手札》（1998，女書文化）、《故事地圖》（2003，遠流），2005年獲得「賴和文學獎」。在其生活化的書寫風格中，可以見著她從眷村成長的記憶中個體的自我認同重構，以及對於整體原住民族的現況與困境的揭露，並透過長年田野摸索，方才逐漸找到族親的路。

近十年來，阿鴻面臨幾個生命的重大轉折與考驗，包括近幾年她擔任靜宜大學駐校作家、原民台節目主持人，也投入部落社區大學等工作；儘管爰於離婚後必須設法謀求經濟自立，並須兼顧孩子教養，在缺乏時間專注創作下的她，依然掛念如何突破自己的書寫形式與瓶頸。相信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其母職角色在變動的生命經歷，將帶給她更深刻的文化記憶與前進力量。在原住民文學女性書寫具有開拓性指標的她，細膩鋪陳的敘事中，呈現（原住民）族群文化的差異，甚且論及原運背後可能隱藏的性別階級的落差，的確開啟了關注性別與原住民女性議題的新視角。

純真相應的背負者——伊苞．達德拉凡

漢名塗玉鳳，1967年生於屏東縣瑪家鄉青山部落（tuvasavasai）。畢業於花蓮玉山神學院，於中研院民族所擔任研究助理多年，對於排灣文化、巫術有深刻的田野認知與感受；在部落相遇「優人神鼓」，深受感動而決定跟隨劇團並參與演出。2000年以〈慕娃凱〉獲得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

多年前第一次在花蓮見到伊苞，外表清秀、纖細的伊苞，有著過人的敏感與迷糊，天真中卻又極其勇於背負；「很用力」在尋找自己生命的著力點！在其2004年出版的《老鷹，再見》，記述著她到西藏的旅行；在嚴峻的高山環境下，死亡的逼近、呼吸的迫切，再再召喚出伊苞的真實自我；在那個同樣有著許多傳說神話的淨土，觸發她內心對於族人的思念、族群文化斷裂乃至消亡危機的莫大悲痛；排山倒海，再也無處可逃……。書寫策略上雖以旅程為主軸，一步一步勉力前行，卻幾近同時一幕一幕看到排灣族人最精彩、精髓的心靈風景！不論是題材或虛實手法都是原住民文學一個嶄新的拓展。

平易詮釋的創新者——亞榮隆．撒可努

漢名戴志強，1972年生於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香蘭部落（拉勞蘭 Ra lou lan），現職為森林警察。曾獲第一屆（2000年）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及同年度巫永福文學獎首獎。其作品將部落生活題材生動呈現，風格平易而趣味，且飽滿地呈現其文化主體性意旨。著有《山豬．飛鼠．撒可努》（2000，耶魯文化）、《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2002，耶魯文化），前者並拍攝有同名電影。

曾在城市歷練多年的他，近年回東部老家開展更大規模的文化復振實踐；在部落建置青年會所，籌設「獵人學校」，召集並訓練部落的孩子，傳遞排灣族的文化知識與價值系統；同時也接納、感動許多認同其理念的「非原住民」，參與部落的生活、祭儀現場。

深具群眾魅力的他，凡是公開的講演等場合，他必然慎重一身傳統裝束，彷如英姿凜然的勇士；說起故事，誇張、生動的肢體演出，往往令大小觀眾興奮不已。前年他開始到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深造，加上孩子接續報到，加重了「父職」角色；想必對未來創作都將有更豐厚的影響，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節制下的豐沛浪漫

在排灣族固有的社會階級制度下，每個族人自小即領受到細緻地階級觀念教養，即使受到現代化的衝擊；仍可在部落祭典或重要的婚禮活動，看見貴族的角色與影響，當然其中也意味著對部落的負擔。如果是在部落裡成長，尤其如家中的「長嗣」，至今仍特別被期待襲行其在家族中的角色本分與節制；因而在類似這些日常無形的生活「規範」下，或許催化諸多內斂的情感、想像轉而在歌謠裡被抒發、創造，進而透過多元藝術媒材與介面濃烈地昇華個人自我的熱情及蘊育自獨特文化下的浪漫「習慣」。